



SSAP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

郭英德 / 主编

张德建 / 执行主编

斯文

第七辑

莊子音義上

七 內篇

唐國子博士兼李史充贈齊州刺史

內篇

內者對外立名說文云篇聿

如字亦遊

字從竹從升者草名耳非也
如字亦作游逍遙游
義取開放不拘怡適

象庄夫小之音之場直白

目 录

特约专稿

- 略谈中华古典诗文典故 王曾瑜 / 3

文体研究

- 十六国士人的知识结构与公文关系刍议 郭晨光 / 15
- 南宋翰林制诏“平易”文风探析
——以炎、绍、乾、淳为中心 陈元锋 / 31
- 元代藁城董氏家族神道碑研究
——兼论神道碑撰写的体例与范式 吴竺轩 / 46
- 明代图赋、寿赋的文体论意义
——兼论文体研究的反思 陈守玺 / 61
- 从“宗骚祖汉”到“趋向自然”：明代中后期复古进程中
王世贞辞赋观念与创作路径的演变 余来明 朱 缙 / 81

大视野

- 清末民初南北文学的多重想象
——刘师培与梁启超、王国维的对读 吴 键 / 97
- 明代文集为什么需要大运河现地研究
——以归有光《壬戌纪行上》154字为例 简锦松 / 112

明代文集为什么需要大运河现地研究

——以归有光《壬戌纪行上》154字为例

简锦松*

摘要：多年来学术界强调问题意识，爱谈体系理论，然而解决问题和申述理论都必须引证原典，如果原典看不准确，一切都是空谈。本文以归有光《壬戌纪行上》当中一段154字原文为例，通过现地研究法，以明代大运河的现地GPS数据，结合地图数字化，以及日出月落时刻、水流逆顺、航行里数时程等运算，以山川为证，具体地呈现归有光在嘉靖四十一年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之间，从仲家浅到老君堂的亲身实见，并指出归有光身为文人，对地理实学的关注与造诣。为古籍解读方法，提出全新的途径。

关键词：《壬戌纪行》 归有光 现地研究法

一 前言

古籍研究是硬功夫，唯一的道路就是“读得懂”，没有别条捷径，但是，这三个字最不容易做到。下面这段节文，只有154字，出自归有光《壬戌纪行上》^①，我为原文做了标点，即使做了标点，仍然不易通读，请先

* 简锦松，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员。

① 见（明）归有光《震川先生文集·别集》（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79，四部丛刊初编），第76册），别集卷6，页5b~8b，《壬戌纪行上》，本段引文在6b~7a。

仔细读完：

十六日，止仲家浅。十七日，过济宁。夜，止南旺第一船。与王、曹二君饮。十八日，午，至南旺。汶水流出，冰雪壅河，同行船更相挽，破冰而前。近远老口，月出，九船顺风张帆，檣皆挂灯，如列星，迤迤行柳树间。明日，早饭后逼张秋，饮王君舟中。还，待月聊城，二鼓行。二十日，未午至清凉，舟聚者三、四百。明日，午，始入漳河，天微雨，止宿渡口，月出复行。至晓，过武城。日昃，风，止郑家口，月出，行。廿三日，过故城，至老君堂。

归有光《壬戌纪行上》和《壬戌纪行下》，是他人京参加嘉靖壬戌四十一年（1562）壬戌会试的旅行记。上篇是北上行程，下篇是南归之事。他于嘉靖四十年（1561）十二月二十四日自昆山县平乐桥出发，一月十六日行经仲家浅止泊，本段引文即为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之间的日记。读完这154字之后，不知道你对原文有多少理解。下面，将以日期区分为小段，详加解说，请和你自己本来的理解作比较。

二 逐日解说

十六日，止仲家浅。

仲家浅是会通河上的一个闸，属济宁州。会通河从枣林闸到新店闸这一段，逼邻南阳湖东岸，频繁立闸，有枣林、鲁桥、师家庄、仲家浅、辛闸（新闸）、新店诸闸。新店闸之北已离南阳湖，又有石佛寺闸、赵村闸、在城闸、天井闸，天井闸正在济宁太白楼前。仲家浅位于师家庄和辛闸之间，比较民国纪元前三年测量的《山东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》，^①从师家庄到辛闸之间的运河已筑堤整修，五万分之一图中的河宽40米左右，今河多为50米左右，古今并无太大改变，唯于仲家浅这一小段，运堤改于村西，堤外另作新河，将原有的古运河道废弃。（见图1）

^① 图上标记为：中华民国纪元前三年测图，民国二十三年九月调查，二十六年八月制版，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，日本“皇军”第三野战测量队制作的《山东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——九子集》。

据安南后黎朝岁贡使者阮辉揆（1713~1789）记其于乾隆三十一年自北京南归时云：“三月初五经仲家浅，右岸上有仲夫子庙”^①，阮氏舟行的右岸，便是古会通河西岸，阮氏还有手绘图（见图2），绘出仲子庙与仲家浅闸的图形。据此，仲子庙古迹东侧会通河老河道桥应为仲家浅闸所在，位址为35°14′16.02″北，116°41′34.62″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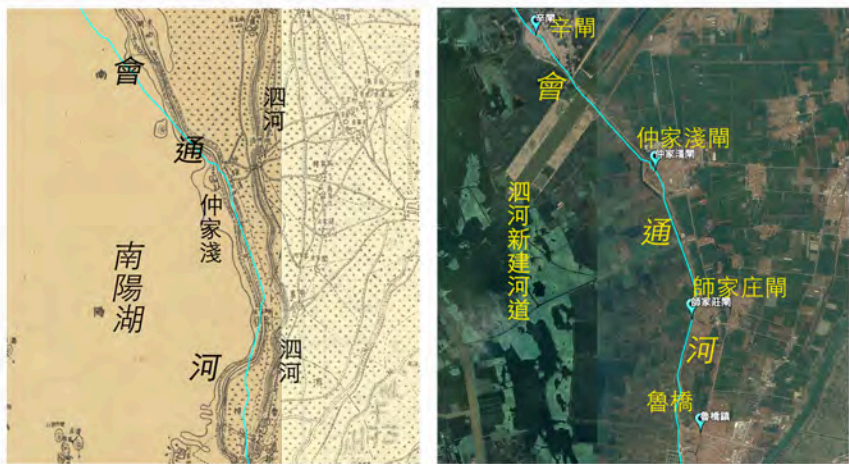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仲家浅周边



图2 阮辉揆《皇华使臣图》

^① 见《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》第五册，页149，阮辉揆《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》，阮氏尚绘有《皇华使臣图》，稿本为后人阮辉汉家藏，蒙成功大学陈益源教授传示仲家浅之页。

十七日，过济宁。夜，止南旺第一牐。与王、曹二君饮。

明代济宁州，今为济宁市。南旺第一牐，即南旺上闸，又名柳林闸、南旺南牐，今有复建之遗址，位于 $35^{\circ}34'35.10''$ 北， $116^{\circ}23'15.82''$ 东。（见图 3）



图 3 南旺第一牐——柳林闸，修复后闸上设桥供村民使用

济宁是大州，归有光经过州城时并没有驻留，可见他正在赶路，两天所走水程，约为 59.783 公里。王燾，四明人；曹子见，上海人。归氏此次北上，共有九舟同行，王、曹情殷，三人常于休泊时过船共饮。

十八日，午，至南旺。汶水流出，冰雪壅河，同行船更相挽，破冰而前。

南旺水利枢纽由“南旺上闸—南旺—南旺下闸”组成，文中所谓南旺，距离南旺上闸 2.651 公里，此处现在重修为知名景点，景区呈上字形，有宋尚书祠和分水龙王庙，^① 正对汶水来处。修建会通河时，引汶水（今名小汶河）从东北来注，即文中之“汶水流出”。

① 宋尚书，名礼，明永乐九年浚会通河成，后人建祠于此。

南旺是会通河的海拔最高点，^①既引来汶水，乃设闸控制，使之南北分流，分水之名指此。换言之，南旺为南北分流之始，由此南下济宁，是顺流；由此北上临清，也是顺流。反之，从济宁到南旺，乃为逆水，归氏在回程所记，颇为详明。南旺的北闸，称为南旺下闸，今名十里闸，位于 $35^{\circ}36'6.61''$ 北， $116^{\circ}21'3.30''$ 东，距南旺1.96公里。离南旺北行，河面结冰不厚，同行船上的舟人互相拉挽，破冰而前。（见图4）



图4 南旺周边图

图4中三点，是遗址设施界限，归有光曾来看汶河口，见下文。

近远老口，月出，九船顺风张帆，樯皆挂灯，如列星，迤逦行柳树间。

远老口，即袁老口闸，亦有写作袁家口、袁口、袁家闸。^②从南旺北上，因为是顺流，一般行旅都是日夜兼程，^③当然，如果天气不好，也会在

① 南旺是会通河的海拔最高点，但因为是在平地，高差仅十米上下，无法使用GPS测量。今据Google Earth Pro所见，南旺海拔47米，向南到鱼台县一般多约35米，向北到临清约为37米，临清城西的卫河约为28米。

② 归有光沿途所记地名，用字多与人不同，如此处袁老写作袁老口，后文中清源驿写成清凉，阿城写成河城。不知是有意如此，或是误书。

③ 例如（明）龚立本撰，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《龚立本集》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，2018），页22，《北征日记》云：“（万历四十六年十月）十六日，南旺以昨夕经过，晓达驿前，自此水势北流，舟子俱有喜色。过袁家口闸，与诸兄登岸纵步。行至安山，月佳。……十七日，晓度戴家庙闸。……晚泊张秋。”当时正逢十六夜，月色清朗，行程虽然不急，也日夜行舟。

袁老口泊宿，^①“月出”可作为计时之用，一月十八日癸卯，公历为1562年2月21日，袁老口（以 $35^{\circ}43'31.54''$ 北， $116^{\circ}20'16.58''$ 东为代表），依Starry Night运算，月出地平的时间是当地时间20点15分33秒，月亮上升到12度时，为当地时间21时19分35秒。依此计算，南旺距离袁老口18.165公里，他中午从南旺出发，虽然必须破冰，到当晚八九点，已经走了接近18公里。这就是顺流之利。因为月明，同行九船夜行。“迤邐行柳树间”这六字，看似无奇，但笔者认为，这六字写出了夹岸种柳，逼近河身的特性，可能是因为古运河从村庄中间穿行，才有此景。见图5宣统二年所绘《山东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——袁口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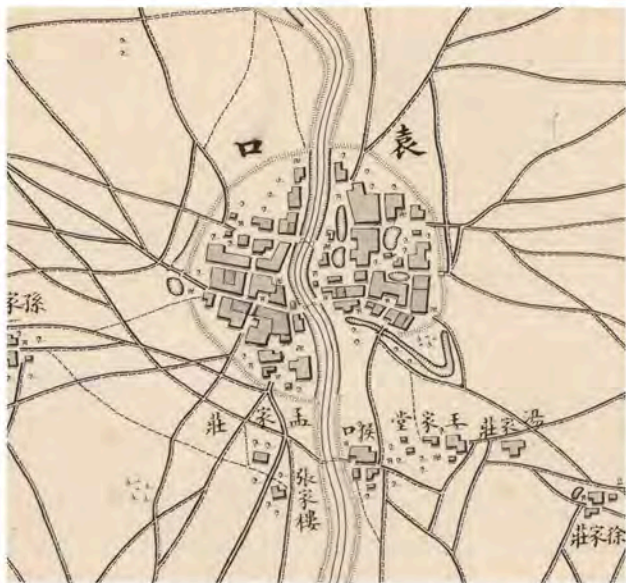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 清宣统二年所绘袁老口与会通河之结构

笔者在考察大运河时发现，除了本文提到的袁老口，在袁老口之南的开河镇，袁老口之北的靳家口、王思口、安山镇、戴庙镇、十里堡、七级镇，都是两岸夹柳，七级镇以北就没有这种现象，河道不再入村，顶多从村镇边擦身而过。由于它并非个例，而是区域性的联合现象，值得注意。

^① 例如（明）文震孟《北征纪行》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0，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，第20册）云：“己亥，过分水龙王庙，宿袁老口”，他参加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戊戌）会试，提早在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，丁酉）八月就道，九月十一日己亥（1597.10.21）到袁老口，因为时间充足，行程宽松，天又阴有雪，遂在此泊宿。

明日，早饭后逼张秋，饮王君舟中。还，待月聊城，二鼓行。

明日，即正月十九日，张秋又写作章秋，明清有城，以其城东门为代表，位址约在 $36^{\circ}4'13.68''$ 北， $116^{\circ}0'15.17''$ 东。他们一行九船连夜行，早饭后已接近张秋。利用船夫休息时间，归有光则过王燯舟中小饮，然后才赴聊城。聊城为东昌府的首县，明清古县城已在近几年全部拆迁，新建为观光古城，位居县城中心点的光岳楼是其代表（ $36^{\circ}6'38.89''$ 北， $115^{\circ}57'51.03''$ 东）。会通河在县城东侧，自东南向北流去。（见图六）



图6 东昌府聊城古县城已全部拆迁重建，光岳楼在原址整修

当夜的月出时间是当地时间21时22分53秒，换言之，归有光一行从早饭、休息之后出发，到是夜九点前已经抵达聊城，饮酒待月了。这时已在雨水节气之中，二更的时刻是从20点30分至22时50分（地方时），所以，既然归有光说“二鼓行”，其发船时刻乃在月出之后。自袁老口到张秋东门，约55.792公里，自张秋东门到聊城东南的永通闸约54.567公里，合计110.359公里，航行的里程相当远。所用的时间，从昨晚月在柳树梢起，到今夜待月时刻止，中间约24小时，扣除休息时间以4小时计，平均时速约5.5公里。

二十日，未午至清凉，舟聚者三、四百。

“清凉”，乃“清源”之误书，为清源驿之省称，以代指临清州。临清

州是会通河进入御河（即卫河，又称南运河）的交会点，今以记录会通河终点的会通河碑为地标（36°51′0.90″北，115°41′28.53″东）。临清设有钞关（36°50′21.42″北，115°41′32.47″东），所谓舟聚者三四百，与此有关。从聊城永通闸到临清会通河碑约 76.159 公里，中间经过戴家湾清扬水驿，距离相当遥远，他的船队一夜航行，未午即到，走了十三四小时，平均时速也大约 5.5 公里，南旺分水之后的顺流之利，十分明显。^①

如果利用归有光回程时的记录来作比较，能更清楚了解顺流和逆流的差别，他写道：

十三日，晴时至临清。十四日，入颡，晚，行至戴家湾。十五日，日昃，过聊城，泊李海务。明日，周家店南水涸不行，晴时，水至，行达河城。^②十七日，荆门大风，黄沙蔽天，舟如雾中行。^③过张秋及戴家庙，有龙衣船封水。明日，食时行。龙衣船岁于此过，阁挟南货，故船常滞浅，曾记一岁适巡抚过界，水为封锢，东平张长史以金币贿阁买水，买水，所未闻也。夜至开河。明日南旺。

这段引文始于三月十四日，入颡启行，^④结束于三月十九日，亦即第六天到达南旺，表 1 为这六天的行程和里数。

表 1 归有光壬戌三月自临清至南旺行程

日期	行程	公里数
三月十四日	发临清至戴家闸	19.22
三月十五日	前一日夜航，日偏西时泊李海务	62.487

① 这段航程的速度应是常态，明人张升也有相似的记载，见（明）张升撰《张文僖公集》，（齐鲁书社，1996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 39 册），卷 13，8b，《北行录》。张升是在弘治五年壬子（1492）服阙赴京，“七月十三日，欲从舟行，乃西十二里至安山驿泛舟。四十里至金线闸递运所，三十里至张秋，遇山东参政同年沈一之纯、副使汪希颜进，皆旧友也，延饮于公馆。沈命舟以送，汪助以夫。九十里至东昌府，已三鼓矣。”安山驿至东昌府永通闸 84.886 公里，入城至东昌府，合计约 86 公里，一日之内，便抵达了。

② “河城”为“阿城”之误书。

③ 此即沙尘暴，明清大运河诗文中常有记载。

④ 入颡即进入颡河之义，颡为闸的同音异体字。金元明清时期，为漕运所做人工河，因为以颡制水，多称颡河，会通河是明代颡河中最重大者，故明人习称会通河为颡河。

续表

日期	行程	公里数
三月十六日	到周家店候水, 至阿城上闸	30.298
三月十七日	戴家庙	30.913
三月十八日	夜至开河	48.676
三月十九日	至南旺	9.516
合计		201.11

回顾前文, 从南旺到临清的路上, 一月十八日午时出发南旺, 一月二十日未及午时就到临清, 迟速差距颇大。三四月是大运河的缺水期,^① 从归有光的文章中也看到三月十六日他在周家店遇到运河无水, 直至晡时, 候水到才发船。他又记载在戴家庙闸遇到出京办差的太监, 船上披着龙衣, 十分蛮横, 封水专用, 禁止闸吏送水给别的船只, 曾有巡抚路过, 也要向太监贿赂买水; 缺水加上阍宦为恶, 淹阻的情况严重, 可以想见。所以, 每日行船的里程不多, 并不只是单纯的水流问题。

不过, 从戴家闸到李海务约长 62.487 公里这一段, 是从三月十四日夜行到十五日太阳西斜时止泊, 与缺水无关。从戴庙闸到开河闸 48.767 公里这一段, 则是在三月十八日早晨九时许发行, 至夜抵达, 也与缺水无关, 这两段都属于正常航行, 可以利用它来计算速度。

三月十四日是公历 1562 年 4 月 17 日。他在日落前约一小时到戴庙闸, 小休后继续行驶到次日日昃, 在李海务停泊。戴家闸当地时间下午 6 时 37 分 5 秒日落, 归有光是《史记》专家, “日昃” 和下文“食时”, 都是秦汉时的用语, 指下午 3 点前,^② 因此, 船行 20 至 21 小时, 行驶 62.487 公里, 时速 3 公里余。三月十八日从戴家庙到开河闸 (35°39'21.83"北, 116°19'11.60"东), 出发时间是食时, 在上午 9 点前; 一般写夜至某处, 通常已近中夜, 这一天

① 关于南旺水涸之事, 明清诸书谈者甚多。如清张伯行编《居济一得》(收入清康熙张伯行编, 同治左宗棠增刊本《正谊堂全书》), 卷 2, 页 19a, 《南旺分水》条为例: “南旺分水地形最高, 所谓水脊也。主事王宠论蓄泄之大略曰: ‘南旺旱干常在二三四月, 方其旱也, 每有浅阻之患……’”

② 日昃又作日跌, 孔颖达正义《尚书注疏》(台北: 艺文印书馆, 1965, 《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》本), 卷 13, 页 242, 《无逸》疏云: “日之十位, 食时为辰日昃为未。”又《后汉书》(中华书局, 1965), 卷 13, 页 3265, 《五行传》注, 引《尚书大传》郑玄注曰: “平旦至日中为日之朝, 隅中至日跌为日之中, 晡时至黄昏为日之夕。”

如果行驶 14 小时，所行 48.767 公里，则时速约 3.483 公里。^① 由此可以计算，南旺分水之后所形成的顺流与逆流的落差。

明日，午，始入漳河，天微雨，止宿渡口，月出复行。

临清是大站，商业繁盛，远行船通常在这里采买日用物品，而且，过临清钞关的舟多迟，所以到次日中午才出发。漳河就是卫河，元人称为御河。渡口，乃渡口驿的省略，因为下雨，不便行舟，天又已黑，乃止宿于此。这一天是元月二十一日（1562.2.24），当地时间 22 时 45 分 21 秒月出，月亮初出地平线时，已经逼近三更，出发时刻在三更中。

从临清会通河碑到渡口驿，约 30.838 公里，仍是顺流，午后出发，傍晚抵达，乃是常态，时速和昨天差不多。

下面的图 7 是现在的渡口驿，图 8 是民国二十五年 10 月调查，二十六年 8 月制作的《山东五万分之一地形图——夏津县幅》中的渡口驿，该图与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，山东测绘局所测绘的《山东省二万五千分之一



图 7 渡口驿现况

① 又如，次日（三月二十日）至济宁太白楼，距离 38.593 公里，因顺流之故，大约航行 7 小时，到达时天色尚早，可以游览，所以当天的日记为：“济州登太白楼，陈子敬、许翔甫、沈诚甫、秦起仁、王子敬、陈敬甫同登。”

地形图——朱仙屯幅》，大同小异，民国新图对运河河道角度作了修正，所以采用新图，昔年的南渡口驿村和北渡口驿村，现在已迁至大堤外，从当时河面与居民聚落逼近的情形来看，可以想见古代运河繁盛时，主客相接的便利景况。



图8 民国二十五年所绘渡口驿，两村已迁至堤外

渡口驿村附近的河宽，宣统三十四年所绘的河道大部分是50~70米宽，民国二十五年所绘的大部分是40~60米宽，笔者現地所测的是107米，这时候正是夏天水位最高的七月，河面宽涨，不足为奇，大约古今相去不远。（见图9）



图9 从渡口驿桥上向东北拍摄卫河，夏日水涨，河面最宽，已达107米

在阅读归有光这段文章时，我特别注意的到，《壬戌纪行上》不称“卫河”，而称“漳河”，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对名称的选择问题，还有借以表现自己精于水文的心理。何以言之，请先看下面这两段，是他在回程经过临清时，对卫河的源流所作的解说：

卫河自辉县苏门山合头，历辉县界、新乡、卫辉府、新镇、李家

道口、莘县、小塔儿^①。清、浊二漳自林县合流，经临漳、馆陶、小塔儿入卫河，^②漳、卫合行二百里，过临清。自辉县东北来一千六百里，又千余里至直沽，合白河入海。元名御河。永乐初，会通河淤，自淮入黄河，至阳武，^③陆挽至卫辉下卫河也。

南行逆流，自静海，历兴济、沧、交河、南皮、吴桥、景德、故城、恩、武城、夏津、清河之境。静海、青、兴济、沧、德、故城、武城，皆临河。^④

原文分为两段，“卫河……下卫河也”一段，讲漳、卫河的全体；“南行逆流”，单说卫河在大运河上的部分。看到“清、浊二漳自林县合流”及“漳、卫合行二百里，过临清”二语，应可以知道归有光在北上的行记中不用“卫河”而用“漳河”的原因，乃是基于他对漳、卫源流的知识。

过去大家都没有注意到，归有光这一段关于漳、卫源流资料的原创性，在归有光之前，未见于其他书籍，在归有光之后，万历中王圻《续文献通考》所载：“漳河源有二，一出山西潞州长子县，名浊漳，自林县西北入境。一出平定州乐平县，名清漳，自涉县西入境，俱东至林县合流，经临漳、馆陶县界入卫河”^⑤，基本上与归文相同，而后出者更为详细，至于其

① 此三地名，都查不到。自新镇以下，卫河所经只有滑县（浚县）、内黄、大名、馆陶四县。大名县内有新苑湾，或误为莘县。

② 漳水今在馆陶南方之徐万仓村入卫河，查无小塔儿地名。

③ 阳武县，应已没于黄河中，原属开封府，见《明史》（中华书局，1974），卷42，页979，《开封府，阳武县》：“阳武，府西北。北滨大河，自此至南直徐州，大河所行，皆唐、宋汴河故道”。今封丘县有阳武里村，在今黄河之北。但《明史》同页又云：“封丘府北。南有大河。西南有荆隆口，一名金龙口。弘治二年、五年，万历十五年，崇祯四年、五年，河屡决于此。又西北有沁河，弘治六年淤。西南有中栾镇巡检司”，如此，则此“阳武里”似非明代阳武县。

④ 见归有光，《壬戌纪行下》，卷6，页9b~10a。

⑤ 见（明）王圻撰《续文献通考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第761~767册），卷12，《田赋考·河渠中·河南·彰德府》，页742。唯“小塔儿”不见他书。按：林县今为林州市，明属河南彰德府，《明史·彰德府》载：“府西，少南。元林州，后废。洪武元年九月复置。二年四月降为县。西北有隆虑山，亦曰林虑，洹水出焉。又西南有天平山。西有太行山。又北有浊漳水，自山西平顺县流入。”又，彰德府下属之磁州，州下有涉县：“州西，少北。元属真定路，后废。洪武元年十一月复置，属真定府。二年四月来属。南有涉水，即清漳水也，自山西黎城县流入。又东北有偏店巡检司，后移于县西南之吾而峪口。”按：清漳水属涉县，与浊漳水属林县，其合流处为二县交界之界河，故归有光以为会于林县。

他水利专书、专章，都在二人之后。（见图 10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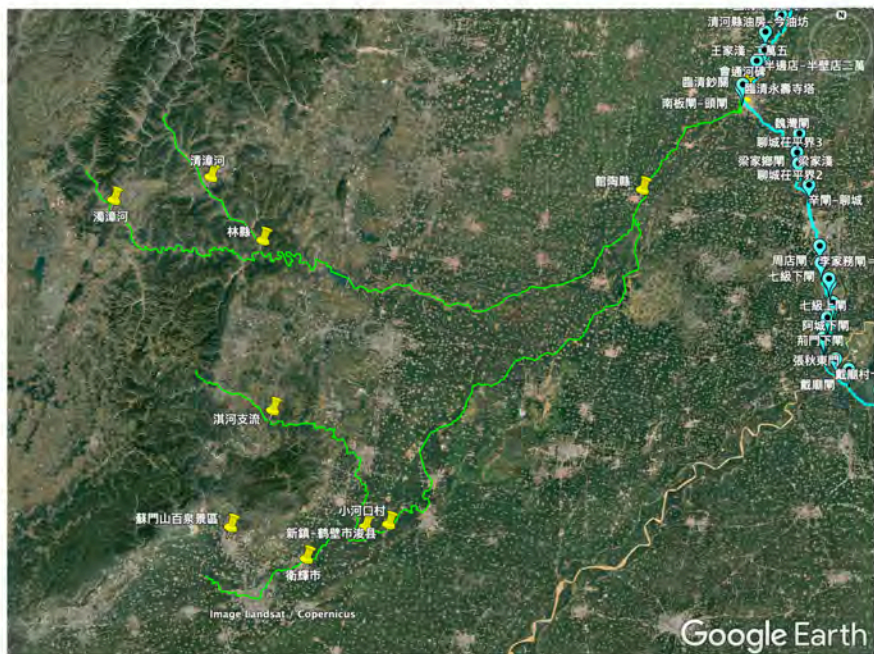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0 漳、卫河的源流，首见于归有光的记载

另外，归氏在文中详细记载卫河所流经的州县，并且分别那一个县城是临河（反之，便不临河），与他在所著《三吴水利录》手绘《三江图》与《吴淞下三江口图》之后，详细记载吴淞江两岸港浦，并提出“观吴淞江两岸港浦，具见治水纲领”^①之说的做法完全相同，可见他关心地理水文有其一贯的标准。

归有光久试不第数十年，可能因此而将他的兴趣转向地理实学，他所纂《三吴水利录》，主要是发扬自己所作的《水利论》《水利后论》，^②在《水利后论》里有一段话：

余家安亭在松江上，求所谓安亭江者，了不可见，而江南有大盈浦，北有顾浦，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称，江口有渡，问之百岁老人，云：

① 见归有光《三吴水利录》（齐鲁书社，1996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576册），卷4，页8。又，“三江”，谓扬子江、吴淞江、钱塘江。

② 二文见于《震川先生集》卷3，页4a~11a。又收入归有光《三吴水利录》卷4，页8。

“往时南北渡一日往来仅一二。”^①

文中访问百岁老人，来为自己的主张做证，就是现代的田野调查常见的方法。他还曾批评酈道元《水经注》云：“酈氏生长北方，未尝亲见，盖以意度之如此耳”^②，可见他重视研究的亲身实见。以前文谈过的南旺为例，他在万历四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回程中再度经过南旺时，作了以下的记载：

明日，南旺水涸，至宋尚书祠，观鹅河口汶水来处，鹅河口即黑马沟也。有分水龙王庙。汶自此逆流，北出五百余里，入于卫；南出二百余里，合于沂泗，凡八百余里云。北去者逆上至南旺而顺，南行者亦逆上至南旺而顺，故济宁当南北之半，而行者皆相期至此。谚云：“上巴济宁，下巴济宁。”以为过是皆顺流也。^③

这一段写会通河在南旺上下顺逆之流与水程里数，与前面记述漳卫河及吴淞江的笔法非常相似，都从大区域的行水知识，结合亲身实见的现地情况而谈。不过，他在南旺考察汶河口，可能被当地人误导了（见图 11）。明代鹅河即是泉河，今汶上县的泉河旁还有小地名叫“鹅河”可证。换言之，鹅河口就是泉河口。泉河与小汶河虽然都属汶水水系，但小汶水注入南旺枢纽，泉河并不注入南旺，它在南旺上闸（柳林闸）与寺前铺闸之间，与会通河交会（35°33′11.95″北，116°24′19.63″东），距离宋尚书祠和分水龙王庙之所在的南旺约 5.8 公里。因此，文中所云：“至宋尚书祠，观鹅河口汶水来处”，是很有问题的。他所看见的应该只是小汶河的入口，而不是鹅河口。（见图 12）

至晓，过武城。日昃，风，止郑家口。月出，行。

一夜航行，二十二日（1562.2.25），天明过武城县，这一天日出在当地时间为 6 点 28 分 8 秒。六个多小时中，行驶 12.249 公里，傍晚到郑家

① 见《震川先生集》卷 3，8b~11a，《水利后论》。

② 见《三吴水利录》卷 4，页 13b。

③ 见《震川先生别集》卷 6，页 10a，《壬戌纪行下》。

口，行 26.853 公里。日夜的船速，相差不多，都是 2 公里多一些。郑家口，尚有挑水坝古迹遗址，以 $37^{\circ}20'10.81''$ 北， $115^{\circ}58'8.05''$ 东为代表。这一夜月亮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间，已经是隔天的零时 57 分 52 秒，出发在月出之后。



图 11 汶水与南旺之关系，小汶水与泉河都被连接到新建的梁济运河，现今通往南旺的小汶河段已经废弃，部分仍有河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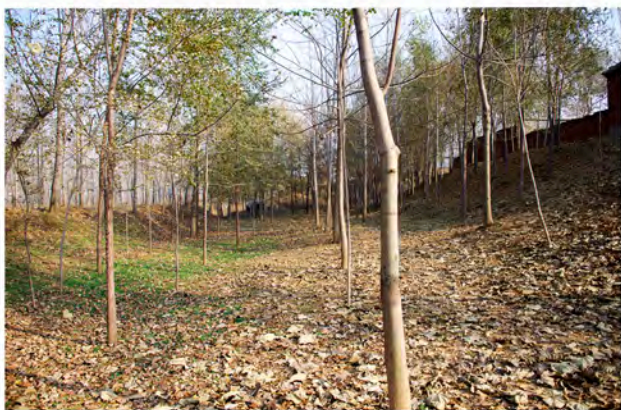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2 小汶河已废弃，仍有河形，归有光来看汶河口应在这里
拍摄点为 $35^{\circ}35'25.872''$ 北， $116^{\circ}21'52.428''$ 东

廿三日，过故城，至老君堂。

一夜舟行，15.476公里到故城县，69.34公里到老君堂。由于原文没有清楚的时间点，无法得知航行的速度，从总里程推算，每小时至少有3公里。过故城不久，经过恩县四女寺，便进入山东最北端的大城德州，往来于大运河的船舶都会在此暂留或泊宿，归有光完全没有暂时停留的痕迹，老君堂只是个小村镇。

从十八日午后，自南旺下闸北上，一路都是顺流，加上月明可以兼夜而行，因此第三天中午已经走了204.683公里，休息一日后，二十一日下午出发，到第三天，又走了139.28公里。比起仲家浅经济宁到南旺上闸那一段逆水而上的行程，速度加倍，感受亦全然不同。此行结束于十天后，二月初四日（1562.3.8），申刻至京。

结 论

以上，是以笔者最近六年来从事的大运河现地研究为基础，所作成的解说，从我的解说中可以发现，归有光文中出现的地名，如果利用中外现有的地名检索系统，大概不难查到“济宁、南旺、张秋、聊城”，但即使查得到“南旺”，“南旺第一牓”就不易了，“仲家浅、远老口、清凉、漳河、渡口、河城”这六个地名，既非常见，又有同音借用，又有误书，又有改称，又有省略，应该是查找不到的。只有深入做现地研究，建立大运河全程的地名系统，才能解决。本文中，我也在大小地名后面，加上了GPS位址，可供读者在Google Earth Pro卫星地图上利用，也可以输入手机，利用户外助手app之类的工具，到现地去检验。

至于行舟途中的水流方向、航行险易、行程速度、出发与停泊时刻，我也依据现地研究的证据法则，全部作出具体的水文与天象数据。这些解说内容，与传统的研究完全不同。

深入了解归有光的文字之后，我们不只是看见他的文学之美，不只看到明代大运河交通的实用信息，还发现了归有光在水文地理上的成就，看见他迈向实学的努力。我也从他在南旺时考察汶河口这件事，发现他肯于实地访查的作风，这些都是传统研究所看不到的。

总结来说，传统研究只是在做历史的文学、历史的地理，是研究者在

书面上做的主观判断，现地研究则不然，它是“人”的研究，以归有光这154字的解读来说，现地研究所设定的观点，就是归有光本人在大运河实际行船的亲身实见。研究者只不过是随着归有光的身体，采集他所闻见触听的山川为证据，来验证归有光本人所见的真实而已。